

<<鹤唳华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鹤唳华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7831512

10位ISBN编号：7537831513

出版时间：2008-12

出版时间：北岳文艺

作者：雪满梁园

页数：26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鹤唳华亭>>

内容概要

靖宁元年的秋天,太子府浼衣的奴婢顾阿宝在数月的筹划等待之后,终于成功地引起了太子萧定权的注意。

太子几经挣扎,终于决定接受了阿宝。

两人相约等到暮春时一同到南山上去听鹤唳。

然而此后赵王突然在政治上崭露头角,而且城府深不可测。

赵王终究是决定用许昌平的身世来扳倒太子,而太子此时已在谋划逼宫之事。

阿宝为了帮助太子,在最后一次向赵王报了假信。

两人再一次面对命运的抉择,到底要在一起吗?

<<鹤唳华亭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念吾一身第二章 岁暮阴阳第三章 孽子坠心第四章 半面檀郎第五章 所剩沾衣第六章 白龙鱼服第七章 胡为不归第八章 逆风执炬第九章 军白发第十章 悲风汨起第十一章 绳直规圆第十二章 常棣之华第十三章 绕树三匝第十四章 草满囹圄第十五章 日边清梦第十六章 歧路之哭第十七章 大都耦国第十八章 我朱孔阳第十九章 十年树木第二十章 露欺罗紈

<<鹤唳华亭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念吾一身阿宝总是记得靖宁元年的那个初夏，自己一袭细布青衫，头绾双鬟，手中携着一只小小的包裹，从后头的角门走进了当朝太子的府邸。

那年的夏天仿佛来得格外早。

五月方过，天气却已经热得叫人难耐。

角门口的那棵槐树上，蝉声嘶到精疲力竭。

阿宝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，又回首看了一眼府门外的青天，京城的天澄净得没有半点杂尘，于是靖宁元年在阿宝的记忆中就永远是那样干净澄澈。

阿宝起初不过是负责浣洗府中下人的衣物，活计并不算轻，食俸亦谈不上丰厚。

但不久管事的李嬷嬷和共事的姐妹便都知道了她是个没嘴葫芦，平素话极少，只会埋头做活，做人处事又和气温顺，便不由心上有了三分喜欢。

若做完了手中差事，浣衣房的侍婢聚在一处闲话的时候，阿宝便也在一旁默默听着。

侍婢们的话题无外乎府内的蜚短流长，自家的婚丧嫁娶，只是每每说到最后，便总会说起府中年轻的主人——当朝的太子。

每到此时，她们中间的一人便满怀欢欣地讲起，自己那一次到中庭交送浆洗好的衣物，远远地看见过太子一眼；旁人便会艳羡地讲几句毫无新意的话，反反复复地问个不住：“他生得黑还是白？”

“他穿什么衣服？”

“他瞧见你了吗？”

在如此问问答答中，阿宝渐渐也就知道了太子的相貌是如何的英俊。

侍婢们满目放光地讲，生为女子，如果能同太子那样的男子同眠一夜，此生便再无他求。

当然，阿宝也渐渐地知道了太子的乖戾，太子的喜怒无常，太子殿下的严苛，还有太子似乎并不被皇上宠爱，因此没有住在宫内，只是在京中建府，而太子异母兄长齐王的圣恩眷宠却是何等浓厚云云。

然而她们说到这里，总是话锋一拐，叹息道：“可是殿下生得那样俊。”

当然浣衣的婢女们只能在脑海中想一想，她们中间大多数都没有亲眼见过太子，她们也清楚自己的一生与那样一个坐在云端的人物不会有半分干系。

但是流云般的绮梦依旧浸润到了府内的每个角落，安慰着每颗青春的孤独的心。

人无论贵贱，只有这颗寂寞的心是一样的吧？

阿宝也就这般的在太子府的一角洗了整整一夏的衣服。

立秋的一日，阿宝正要 will 将刚洗好的衣服晾起来，李嬷嬷忽然走进跨院，四顾一下，问道：“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阿宝抬头答道：“琼姐姐去了南院，别人都吃饭去了。”

李嬷嬷见一时找不到人，想了一下，吩咐道：“那你跟我来，到上头送趟衣服去。”

阿宝答应了一声，擦干净了双手，将一篓收拾好的衣物接了过来。

阿宝自入府以来，还未曾到过前庭，一路上看着两旁的景致，亦只觉巍峨堂皇。

走到中庭交前庭的角门外，李嬷嬷嘱咐道：“我先把这里的衣服送到李孺人那边去，你不必跟过去了，就在此处等着我吧。”

阿宝答应了一声，看着李嬷嬷走远了。

李嬷嬷将衣物交给了太子侧妃李孺人的贴身大丫头，二人又说了片刻闲话。

待回到角门，看见衣篓仍在，却不见了阿宝，心中正在奇怪，四下里张望，忽见沿墙跑出一个侍，劈头便问道：“那个白净丫头是你管的吗？”

李嬷嬷忙点头道：“你是说阿宝吗，她怎么了？”

那小侍道：“我不知道她叫什么，只知她闯下大祸了，她惊了殿下的驾。”

李嬷嬷闻言，急得要发疯了，赶忙问道：“小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只走开了片刻，她如何会冲撞殿下？

那小侍怒道：“什么片刻不片刻？”

真是你的手下人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随我来吧。

<<鹤唳华亭>>

”李嬷嬷一时心急如焚，一脚深一脚浅跟着那小侍绕到了不远的一处假山前，果然看见阿宝跪在地下，前面的石凳上坐着的，正是当朝的太子萧定权。

那萧定权此刻手中正把着一柄折扇，抬起头来懒懒地望了那小侍一眼，问道：“找着人了？”

”那小侍答道：“是，是后头洗衣房里的。”

”太子咯咯一笑，道：“如今这府内真了不得了，一个洗衣裳的丫头都敢犯上了。”

”那萧定权却正如侍婢们素日传言，果真是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一张面孔生得便若美玉碾就，此刻微微一笑，那面上真如流光溢彩一般。

李嬷嬷却素知这位主人的脾气，吓得赶忙跪倒，连连叩头道：“这丫头冒犯了殿下，罪该万死。这都是老奴管教不严，还请殿下恕罪。”

”一旁的阿宝却突然插话道：“不干嬷嬷的事，我一人做事便一人承当。”

”急得李嬷嬷扭头怒斥道：“贱人，这儿哪里有你说话的分儿？”

还不闭嘴，求殿下开恩恕罪。”

”定权闻言，倒是笑道：“这丫头还真有几分骨气。”

算了，带下去打二十板子，孤这次就不计较了。”

”李嬷嬷心知太子此刻定是心情甚好，故而大发慈悲，急忙对阿宝道：“还不快快向殿下谢恩？”

”阿宝却跪在一旁，任李嬷嬷几次三番地催促，只是不肯张口。

定权微微笑道：“你心里定是在想，我既要打你，你又为何要谢我，是不是？”

”阿宝还是不肯做声，李嬷嬷忙描补道：“殿下，她这是吓傻了。”

”定权却转眼间沉了脸，怒道：“去把杖子拿了过来，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目无尊卑的奴婢。”

”那小侍擦了一把冷汗，连忙答应着过去了，片刻便带了两人过来，手中皆捧着竹杖。

定权立起身来，慢慢踱到阿宝身边，用手中的折扇托起了阿宝的下颌，打量了她片刻，忽用拇指轻轻摸了摸阿宝颌下雪白的肌肤。

阿宝不意他会如此举动，想着适才看到的模样，一张粉面顿时涨得通红。

定权嘴角微微一牵，放了手道：“这丫头不知是傻，还是真有两根傲骨。”

若是如此，只怕打了她，她未必心下就服气。”

”又笑问阿宝道：“是不是？”

”亦不待阿宝回答，定权复又坐了，淡淡下令道：“下了她的衣裳，杖她。”

”两旁侍者答应一声，便走上前来拉扯阿宝。

阿宝刚刚恢复的脸色一时又是血红，挣扎了两下，眼中泪下，低声道：“奴婢知道错了，殿下恕罪。”

”定权见她连耳根脖颈都红得厉害，心中也觉好笑，问道：“当真？”

”阿宝泣道：“是。”

奴婢知罪，以后再不敢犯了。”

”这本是一桩小事，定权亦不再深究，起身挥挥手道：“杖四十，逐出府去吧。”

”阿宝却只是哭泣，李嬷嬷生怕太子再怒，忙扯她衣袖道：“阿宝，快谢恩。”

”定权听到这话，转过身，突兀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阿宝迟疑片刻，低声答道：“奴婢叫做阿宝。”

”定权愣了片刻，又问道：“姓什么？”

”阿宝答道：“姓顾。”

”定权道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

”阿宝依言抬头，隔了眼中的薄泪和初秋灿灿暖阳，只见身着北紫襦袍，头束莲花玉冠的太子，周身如罩了一层光晕一般，俊美得便不似尘世中人。

定权沉默了片刻，吩咐身边人道：“去叫周午过来，查查她是谁带进来的，好生调教一下，今后让她伺候我来吧。”

”待太子一行人走远，李嬷嬷方暗舒了口气，爬起身来，又扶起了阿宝，忽而怒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”阿宝泣道：“我在门口等了多时，也不见嬷嬷回来，见四下无人，就想过去看看那边亭子。”

谁知刚走过来，就看见殿下在此处和一个女子……”支吾半晌，又接着说道，“我，我不知他是殿下，又怕又羞，转身就跑，先是被那个小侍喝住了，问我是什么人。”

<<鹤唳华亭>>

我怕责罚不肯说，回了一句他管不着，殿下听见就怒了。

”李嬷嬷抚抚心口，念叨着：“你真把我的老命都吓掉大半条，素日见你这孩子最是温顺乖巧的，今天怎么如此的不识好歹？”

亏得殿下今日高兴，不然你不死也要脱身皮。

”忽而想起一事，又奇道，“殿下本说要逐你出府，怎么一下子就改了口，竟还让你去上殿服侍？”

”阿宝摇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嬷嬷，我不愿去。

”李嬷嬷叹道：“傻丫头，是你家祖坟上冒烟才有了这般泼天的福气，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”

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

难道你要洗一辈子衣服不成？”

跟着殿下几年，将来出息了，手头有了些体己，也好为下半生作打算，你不是说不要靠你那哥吗？”

只是阖府皆知，咱们殿下的规矩大得很，你可千万要知道眉高眼低，凡事多留几个心眼儿。

”又一路向她絮叨了许多好话，回到浣衣房，众人知她要去服侍太子，都是又羡慕又妒，平素颇为要好的几个姐妹也不肯再与她多话。

近身服侍太子在外人看起来虽然荣光，阿宝却觉得还不如洗浣衣服自在。

太子的规矩果然多得很，头一件便是极爱洁净，不但自家一身装束衣痕崭新，纤尘不染，更要几上案上，凡他看得到的地方，都不许着一粒灰。

平素众人只能趁他不在的时候，见缝插针不停地到处擦抹。

再则太子的脾气确乎不好，众人镇日里战战兢兢，连大气都不敢多透一口，生怕一不留神，便惹到了这个玉魔罗。

阿宝一次为他奉茶，不慎溅了一点在书案上，太子正在写字，忽将手中的笔狠狠一掷，一幅快写好的字纸瞬时一塌糊涂。

这本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却一叠声便叫内侍将阿宝拖到屋外，打了二十竹篦。

阿宝挨了打，忍痛依旧上去帮太子铺了新纸，开始磨墨。

太子却又似并不生气了，只是含笑望着她，口中轻轻叫道：“阿宝，阿宝。”

”声音温柔，喃喃便如梦呓一般。

阿宝并不敢应声，只是听了这声音，心中却是一酸。

如是挨过了秋冬，眼见着年关已近，府中的下人也轮番回到家中休假。

府内总管周午不由问阿宝道：“这府中的人都轮了几遭，怎么你不回家？”

”阿宝答道：“我家里人不在京中。”

”周午拍了拍头道：“是了，我竟不记得了，你是河间府的人。”

”阿宝道：“是。”

”周总管亦不再多说，转身便做旁的事情去了。

只是如此，因为众人轮休，阿宝当差的日子却排得比从前多了。

眼见到了腊月双二，定权正在书房内写上报给皇帝的请安奏呈，忽闻内侍进来报道：“殿下，张大人来了。”

”定权急忙撂下了笔，道：“快请进来。”

”又吩咐左右道，“你们都下去吧。”

”阿宝等答应一声，便退了出去。

出到书房门口，便见一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走了进去。

阿宝悄悄问道：“姐姐，这个人是谁？”

殿下待他怎么这般客气？”

”一旁的侍婢蕊珠向她卖弄，低声答道：“这是吏部尚书张大人，殿下平素和他最好。”

”见阿宝只是点点头，便不再多问，倒是有两分失望。

定权将那张尚书让进了书房，宾主见礼后坐定，定权开口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”张尚书知他所问何事，答道：“二殿下又往户部荐了一人，兵部两人。”

臣同左侍郎力争，终是压掉了兵部那两个。”

<<鹤唳华亭>>

”定权点了点头道：“张大人费心。”

”又叹口气道，“齐王仗着圣上一向宠他，这些年愈发不将孤放在眼里了。”

先前母后在时还好，如今怕是皇上早存了易储这个念头，孤的日子也是愈发的难过了。

”张尚书劝慰道：“殿下不必过于忧心，殿下毕竟是先皇最看重的嫡长孙，陛下就是不想旁的，这一点总是还要顾及的。”

”定权闻言冷笑道：“孤当这储君，不过也是仗着祖父当年说过的话——且我也一向没有大罪过。至于什么嫡长，恐怕也未必。”

如今齐王的生母是中宫，他才是皇上心里头的嫡长，谁还会想着我这先皇后的儿子？

”张尚书见他又出此语，一时无言以对，半晌才道：“陛下与殿下终是父子同体，也必会存几分舐犊之情的。”

”自己也觉这话说着无味无聊，便又道，“臣等也誓死拥戴殿下。”

”定权倒似颇有两三分动容，唤他道：“孟直，我总是相信你的。”

”顿了顿又道，“只是父子不父子的话，今后就不要再提了。”

”张孟直不知道他是不是这几日入宫又受了气，只得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”定权又问道：“那李柏舟空出来的位置，齐王可是有什么动作？”

”张孟直想了一下答道：“陛下一直说没有合适的人选，臣听朱大人说，齐王那边倒是荐过两个。”

”定权点头道：“我总还是要想办法推你上去的。”

”张孟急忙答道：“谢殿下，只是此事不宜过急，如今那位子正是在风口浪尖上呢。”

”定权点头道：“你放心，孤省得的。”

”二人又说了些旁的，张孟直这才告辞了出去。

<<鹤唳华亭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他说，善良里的懦弱会害了自己，所以要放弃。
他说，相信里的危险会杀了自己，所以要猜疑。
他说，美满中的毁灭会毁了自己，所以要残缺。
他说，亲情中的揣度会伤了自己，所以要忘记。
他说，誓言中的阴谋会舍了自己，所以他……不要爱情。
——薇思喻

<<鹤唳华亭>>

编辑推荐

《鹤唳华亭》是晋江原创网年度官推NO.1作品，撼动宫廷的惊世虐爱，七窍玲珑心是否能敌过仕途险恶？

遇上你，并非我之所愿。

既已遇上，就请你点一盏灯来，为孤照亮这丛锦绣地狱。

<<鹤唳华亭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